

金融核算理论问题研究(续篇)

杨 灿 欧延瑜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uthors dissected the na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studied the accounting method and how to calculate the share of utiliz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by different sectors.

关键词: 金融服务; 金融核算

自 1993 年联合国重新修订、颁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以来,理论界对于金融核算的有关方法论问题普遍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是,由于金融核算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杂性,仍然存在若干疑难问题有待澄清和解决。本文拟在文献^[4]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金融活动为何是生产性服务?

依据综合性生产观念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金融业必然划归生产部门,金融活动必然归属于生产性服务活动。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然而,金融活动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哪些环节?金融活动为何是生产性服务?是何种性质的生产服务?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往往存在着不同见解。

广义的“金融服务”应包括金融部门的各种业务活动。其中,一类是“金融中介活动”,即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吸纳和投放资金,充当资金融通的中介角色,发挥其独特的职能;另一类则是“辅助性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各种金融机构所从事的汇兑、结算、金融租赁、证券交易、外汇交易、投资管理以及信息咨询,等等。说“辅助性金融活动”提供了一种生产

性服务,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而且,这些服务活动通常直接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用(手续费等),计算其服务产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困难。真正困难的问题倒在于金融业的主要活动——金融中介活动,尤其对于习惯了 MPS 的核算传统和核算方法的人来说,理解这一问题更是加倍的困难。

所谓“金融中介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一存一贷”。银行通过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等活动转移了资金的使用权,使社会资金得到融通、各部门的资金余缺得到调剂、储蓄得以转化为投资。这种活动在传统的 MPS 看来属于再分配活动,虽然不尽合理,但却符合 MPS 所恪守的“物质生产观念”及其关于生产范围的划分,也是贯彻“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的必然结果。然而,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现代发展,为何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视金融中介活动为生产活动?其理论依据和实际意义究竟何在呢?

应该认识到,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当然首先是商品的市场,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市场的相应发展。正是由于社会各界对于资金融通的规模、方式、效率和效益等等有着日益频繁、日益广泛、日益多样的需求,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产业才得以形成和不

断发展,并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且蕴含着质变的内容。伴随着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资金借贷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果说,原始的资金借贷(譬如,张三借贷给李四)作为一种个别的经济交易行为,还只是单纯地将资金使用权有偿转移,并未形成专门的社会行业,也未提供特殊的服务,因而不能视为一种生产性活动;那么,现代的金融借贷活动则远远不止于此,它除了作为中介转移资金使用权以外,同时还为存、贷两方面的客户提供特殊的服务,其效用主要表现在:沟通渠道,便利交易;汇集资金,合理运用;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规避风险,保障收益。首先,原始的资金借贷作为个别的经济交易行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资金供给者不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资金需求者;反之,资金需求者也不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资金供给者。金融中介就是适当资金供求双方经常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为实现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融通和余缺调剂提供了便利。其次,在原始的资金借贷条件下,资金供求双方在借贷数额、借贷期限和偿还条件等方面往往难以达成一致,这既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也提高了交易的成本。金融业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它能灵活、广泛地大量吸收各种形式、各种数额的社会余资,并将汇集起来的资金以必要的规模和适当的期限提供给资金需求者;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中介活动的规范,大大简化了资金借贷的操作程序,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再次,原始的资金借贷行为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资金贷出方的合理收益甚至回收本金的权益都难以得到充分保证。而在现代金融体系条件下,规避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要求金融业以既稳妥又有效的方式运用其资金,并充分保障存款人等资金提

供者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金融业在作为中介融通社会资金的过程中,还承担了相应的风险责任。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生产服务活动。尽管金融中介活动不创造有形的产品(货物),也不参与货物的流通(物质性服务),也即不属于“物质性”生产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非生产性的”再分配活动。我们只有跳出 MPS 的巢臼,才能正确地理解:金融中介活动与其他各种服务一样,既创造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因而都属于生产性的服务活动。

二、金融流量为何不是再分配?

应该认识到,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承认金融中介活动是生产性服务,就意味着资金融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借贷关系和金融流量不再属于“再分配”范畴。在我国,有些学者尽管承认金融中介服务是生产活动,但却仍然认为资金融通应该作为再分配处理,理由是:金融中介服务的费用表现为金融部门的利息收支差,它与金融流量不同,因而后者仍然可以视为再分配。

上述这种解释似乎颇有道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就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金融中介活动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融通资金、调剂余缺,换言之,资金融通过程所形成的各种金融流量就是金融中介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因此,说金融中介活动是生产,而金融流量是再分配,这就无异于说,一种生产活动的直接作用结果是实现了收入的再分配。这在逻辑上是悖理的。无论从经济分析或是核算理论的角度说,生产与分配都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两个不同的过程,它们分别形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如果认为生产活动的直接后果可以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那就势必将会模糊生产与分配之间应有的界限,从而影响整个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体系的严谨性。

其实,否定“金融再分配”,并不影响我们正确认识金融中介活动、银行利息收支与金融流量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通过简单的类比就可以说明。以商业和货运服务为例,商业购销活动实现商品从生产者向使用者的转移,货物运输活动实现商品从甲地向乙地的位移,这就相当于金融中介活动实现资金从剩余部门向短缺部门的流动;货运部门通过直接收费获得服务收入,商业部门通过购销差价获得服务收入,而金融部门则是通过利息收支的隐蔽形式获得服务收入。当然,说商业、运输和金融中介活动是生产,并不意味着它们生产了被流通(流动)的商品或资金本身,而只是说,它们为实现商品的流通或资金的流动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是商品的流通、还是资金的流动,它们既然都属于生产性服务活动的结果,那么,就不应再作为“再分配”看待。只有在MPS的核算框架中考虑问题,才会有“金融再分配”这样的概念。可见,说金融中介活动是生产而金融流量是再分配,实质上是将“SNA的生产”与“MPS的分配”拼接在一起的结果。这种理论观点已经到了应该放弃的时候了。

三、怎样理解银行利息收支的性质?

金融中介活动既然是生产活动,计算其产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同其他营业性、市场性服务活动一样,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在理论上也应该依据相应的服务费用加以计算。但是,如所周知,金融部门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并未直接收取服务费用,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也只有金融部门的利息收支,因此,实际操作中比较可行、也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方法,就是通过利息收支差额来匡算金融中介服务的总产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种计算方法仍然赋予了不同的理论解

释。

曾有一度,我国不少核算研究者认为,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利息收支是纯粹的财产收入支付关系,而财产收入属于再分配范畴^①,因此,用利息收支差来匡算的那部分金融部门总产出只能是“虚拟的产出”,其作用仅仅在于避免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和营业盈余出现负值。这样解释的“依据”之一,就是在1968年的《SNA》中,所谓“虚拟的产出”最终又被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一笔扣除,并未计入GDP之中。其实,上述这种理解是表面的,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SNA》有关核算处理方法的实质:首先,SNA并不认为金融部门的产出是“虚拟”出来的,相反,承认金融部门是生产部门,金融中介活动是生产性服务,就必须计算其产出,这种产出应该说是“真实”的;其次,SNA将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一笔扣除,这只是在当时的核算水平条件下的一种简化处理(因为这种产出很难按照使用去向具体分摊,后面将会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它并不否定金融中介服务产出本身的真实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SNA并不认为金融部门的利息收支是纯粹的财产收入,却认为其中还包含了一部分服务费用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只是在90年代重新修订《SNA》的过程中,才给予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论阐述。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对“金融中介服务产出=金融部门利息收入-利息支出”这个计算公式作出另外一种理论解释。他们认为上述公式表明:金融业的利息支出全部属于“财产收入”的支付,因而,金融业的利息收入中与利息支出相对应的部分也只能是“财产收入”;只有金融业利息收入大于利息支出的那个部分,才属于生产性的服务收入。应该指出:这种解释尽管肯定了“金融中

^① 顺便提及,在《SNA》中,财产收入并不属于“再分配”,而是属于“初次分配”有关问题本文不拟讨论。

介服务产出计算公式”的合理性,但却片面地理解了金融中介服务本身的生产性质,同时,又忽略了该计算公式的应用条件(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作讨论)。说金融业对于存款部门的利息支出全部属于“财产收入”的支付,这就等于说,存款服务是非生产性的,不必收取服务费用。但是如前所述,金融中介服务应该完整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通过吸收存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二是金融业通过发放贷款等方式运用资金,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缺一不可,共同组成完整的金融中介服务生产过程。因此,理论上说,金融中介服务的总产出应该等于金融业吸收存款的服务费用与发放贷款的服务费用之和。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银行等部门并未直接向存款者和贷款者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但分析表明^{[2][3][4]}:它们通过降低存款利息、提高贷款利息(由此形成存、贷利率差)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分别收取了有关的服务费用。由此可以推论:金融业向存款者实际支付的存款利息,是应付财产收入与应收服务费用两者之差;而金融业从贷款者实际得到的贷款利息,则是应收财产收入与应收服务费用两者之和。换言之,金融业的利息收支都不是纯粹的财产收入,而是财产收入因素与服务费用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整个金融业的存款总额大致等于其贷款总额时,利息收支差就是全部金融中介服务的合理计量。这是正确理解金融中介活动生产性质的必然结论。

此外,还有一些核算学者提出,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不应依据金融业的利息收支差、而应依据利息总收入来计算。这样一来,就不仅是片面地理解了金融中介服务的生产性质(只承认贷款活动是生产性服务,不承认存款活动也是生产性服务),而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实际贷款利息收入中还存在着财产收入的部分。这显然也是不妥的。

四、SNA 的金融产出计算公式有无矛盾?

前已说明,通过“利息差额法”来匡算金融中介服务的总产出,是实际操作中较为可行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SNA》率先推荐的方法。不过,依据《SNA》的分析,这种方法只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近似方法。有些论者往往忽略了这种方法的应用条件和近似性质,从而对于方法本身提出质疑,认为方法本身存在“矛盾”。下面我们试就具体的实例加以讨论。

设某地区有甲、乙两家商业银行,甲银行计算期的贷款利息收入为 200 亿元,存款利息支出为 160 亿元;乙银行同期的贷款利息收入为 60 亿元,存款利息支出为 20 亿元。有人据此计算,得到两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均为 40 亿元($200 - 160$ 或 $60 - 20$);并进而认为,SNA 的金融产出计算方法不能正确反映甲、乙两家银行在金融服务规模上的显著差异,也即存在着“矛盾”。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深究一番。

应该注意到,上面利用“金融中介服务产出=金融部门利息收入-利息支出”这个公式来计算两家银行的总产出时,并未检验公式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事实上,只有当两家银行的存、贷款总额都相等时,这些计算才是同时成立的;否则,“利息差额法”就将失效,必须代之以适当的方法。那么,上述公式所要求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满足呢?在此需要具体分析。

假设两家银行的存、贷款服务费率均为 2%(这里假定它们相等,仅仅是为了简化讨论,并不影响分析的一般性),又设单纯用来衡量由于转让资金使用权而产生的财产收入的“基准利率”为 10%。依据前面的分析,实际贷款利率应为: $10\% + 2\% = 12\%$,而实际存款利率则应为: $10\% - 2\% = 8\%$ 。由此可

以算出两家银行的存、贷款总额和金融服务产出分别为:

甲银行: 存款总额 = $160 \div 8\% = 2000$ 亿元, 贷款总额 = $200 \div 12\% \approx 1667$ 亿元

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 = $(2000 + 1667) \times 2\% = 40 + 33.34 = 73.34$ 亿元

乙银行: 存款总额 = $20 \div 8\% = 250$ 亿元, 贷款总额 = $60 \div 12\% = 500$ 亿元

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 = $(250 + 500) \times 2\% = 5 + 10 = 15$ 亿元

可见, 在给定的利率条件下, 甲、乙两家银行的存款与贷款总额都不相等, 因而, 简单地依据“利息差额法”计算它们的产出, 将会导致如下的错误: 甲银行的存款显著大于贷款, 导致利息收支差低估其产出(少算 33.34 亿元); 反之, 乙银行的贷款两倍于它的存款, 又导致利息收支差大大高估其产出(多算 25 亿元)。通过适当的方法加以计算, 结果表明: 两家银行的实际产出规模是与它们各自的存、贷款规模适成比例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 上面这些分析结果, 只是取决于设定的服务费率和基准利率, 并不具有一般性。为此, 我们不妨重新设定: 服务费率为 1%, 基准利率为 9%; 从而实际贷款利率应为: $9\% + 1\% = 10\%$, 实际存款利率则应为: $9\% - 1\% = 8\%$ 。现在重新计算, 得到:

甲银行: 存款总额 = $160 \div 8\% = 2000$ 亿元, 贷款总额 = $200 \div 10\% = 2000$ 亿元

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 = $(2000 + 2000) \times 1\% = 20 + 20 = 40$ 亿元

乙银行: 存款总额 = $20 \div 8\% = 250$ 亿元, 贷款总额 = $60 \div 10\% = 600$ 亿元

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 = $(250 + 600) \times 1\% = 2.5 + 6 = 8.5$ 亿元

在这里, 甲银行的存、贷款总额相等, 因而其实际的中介服务总产出恰好等于利息收支差; 但乙银行的贷款总额已达到存款总额的 2.4 倍, 因而其实际的中介服务产出只占到利息收支差的 21% 强。正确的计算结果显示: 两家银行的实际产出规模仍然是与它们各自的存、贷款规模适成比例的。显然, 对于给定的两家银行的利息收支资料, 根本无法找到一组普遍适用的服务费率和基准利率, 能够使得它们各自的存、贷款总额同时都相等。分析表明: 上面有关“利息差额法”的所谓“矛盾”, 其实是虚构出来的, 或者说, 是误用方法所引起的结果。

总之, 运用“利息差额法”来匡算金融中介服务总产出是以存、贷款总额大致相等为条件的。就实际情况而言, 某一地区或某一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通常并不相等(并且差额往往非常显著), 因而“利息差额法”失效。但国民经济整个金融部门或某一金融行业(如某银行系统)的存、贷款总额(尤其是国内的存、贷款总额), 通常是近似相等的, 因而“利息差额法”仍然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估算方法; 只是当存、贷款总额彼此之间出现显著差异时, 才需要对“利息差额法”进行适当调整, 或者, 通过其他方式计算金融中介服务的总产出。

五、如何计算金融服务的使用份额?

依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 我们一旦计算了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 就必须相应地计算其产品使用。然而, 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计算与使用计算是两个既互相关联、又性质不同的问题。对于产出的计算, 我们可以采用“利息差额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使用的计算也必须采用类似的方法, 倘若这样做, 就势必引出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矛盾: 一方面, 非金融生产部门对金融部门的净利息支出, 总是会大于金融中介服务的总产出; 另

一方面,居民部门从金融部门得到的净利息收入,也并非它所使用的金融服务的真实计量。现在看来,或许可以说,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计算问题比之产出计算问题更为困难。

在联合国1968年颁布的《SNA》中,对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计算问题作了简化处理,即将其全部计入中间消耗;同时,为了避免在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分摊中间消耗的实际困难,只好专门虚设一个只有消耗、没有产出的“名义产业部门”。这样处理显然过于牵强,也违反了平衡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最新修订的《SNA》中强调了,对于金融服务不仅要计算中间使用(非金融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耗),而且要计算最终使用(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也即要在各部门之间分摊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份额。

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单纯衡量财产收入的基准利率,就有可能依据实际存(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有关部门的存(贷)款数额,分别计算各部门所支付的存(贷)款服务费用,也即它们所享用的金融中介服务。SNA推荐,在金融市场发育成熟、组织规范条件下,银行同业间的拆借利率或中央银行的放款利率,可以作为以上基准利率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近似值。但在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发育条件下,这种方法并不适用,需要代之以变通的方式:首先,以“利息差额法”为基础,匡算整个金融部门的中介服务总产出(必要时进行适当调整);然后,将其按适当比例分摊到各使用部门。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分摊的比例。

现有的分摊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依据各部门的贷款额(或贷款利息支出)在金融业的全部贷款总额(或贷款利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分摊;另一类则是依据各部门的存贷款之和(或利息收支之和)在金融业存贷款总额(或利息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分摊。前者实质上相当于只承认贷款活动是生产性服务,无形中就否定了存款活动的生产

性。因此,应该说,第二类方法较之第一类方法更为合理一些。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第二类方法中,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存贷款总额的分摊比例,还是存贷款利息的分摊比例呢?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现行核算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所选用的是存贷款利息的分摊比例,即:

$$i \text{ 部分对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额} = \text{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times (\text{i 部门存贷款利息之和} / \text{金融部门存贷款利息总额})$$

应该指出,无论采用上述的哪种比例来分摊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额,都存在一些值得斟酌的问题。采用存贷款总额的比例分摊,其不足之处在于难以反映各种存贷款在期限长短、服务频率、风险大小等方面的内部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应该是衡量金融部门提供中介服务多少的重要因素。至于采用存贷款利息的分摊比例,其不足之处则更为明显,由于金融部门实际支付的存款利息是财产收入与服务费用之差,而实际收取的贷款利息却是财产收入与服务费用之和,据此分摊的结果,必然会人为地加大贷款部门(资金短缺部门)的权重,并相对缩小存款部门(资金剩余部门)的权重。可见,采用后一种分摊比例所产生的误差,将使金融服务使用额的分摊结果一贯性地偏向于企业等资金短缺部门。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荐,在第二类方法中,采用存贷款总额的分摊比例应该会更为有利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分摊金融中介服务的“第三类方法”,其要点是分两步进行计算:第一步,将全部金融中介服务产出划分为存款服务和贷款服务两大部分,划分的依据是金融业支付(或收取)的存(贷)款利息在其全部存贷款利息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第二步,分别在各非金融部门之间分摊存款服务的使用额或贷款服务的使用额,分摊的依据是各部门在存(贷)款总额中所占有的比例。我们可以证明,如果这两步

分摊中所采用的都是存(贷)款数额的有关比例,或者,都是存(贷)款利息的有关比例,那么,最后分摊的结果就与上述的第二类方法严格一致。这是因为,假定两步分摊中所采用的都是有关存(贷)款数额的比例,则容易推导出以下结果:

i 部门对存(贷)款服务的使用额 = (i 部门存(贷)款额/金融部门存(贷)款总额) × 存(贷)款服务产出 = (i 部门存(贷)款额/金融部门存(贷)款总额) × (金融部门存(贷)款总额/金融部门存款和贷款总额) × 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 (i 部门存(贷)款额/金融部门存款和贷款总额) × 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由此得到:

i 部门对金融中介服务的使用额 = i 部门对存款服务的使用额 + i 部门对贷款服务的使用额 = (i 部门存贷款之和/金融部门存贷款总额) × 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由此可见,上述这个“第三类方法”其实并不是独立于现有方法的新方法,倒不如说,它是第二类方法的一个变种。显然,只有当两步分摊中所依据的比例互不相同,它才会给出与第二类方法不同的结果。然而,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当我们第一步采用存、贷款利息的比例来将金融中介服务产出划分为存款服务和贷款服务两大部分时,不可避免

地就夸大了贷款服务的份额,从而相对缩小了存款服务的份额,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较为合理的方法应该是:第一步,按存、贷款数额(而不是存、贷款利息)的比例来划分存款服务和贷款服务总产出,第二步,按存(贷)款利息的内部比例来进一步分摊各部门使用的存款服务或贷款服务数额;或者,两步都按存、贷款数额的相应比例来进行分摊。各种分摊方法孰优孰劣,尚需进一步加以探讨和检验。应该说,有关金融中介服务使用份额的分摊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获得圆满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统计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6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 [2] 联合国秘书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1年修订稿)》,国家统计局印行。
- [3] 联合国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 [4] 杨 灿《金融核算理论问题研究》,《统计研究》199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 灿,男,42岁,经济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副教授,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副所长。

欧延瑜,女,24岁,现为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许亦频)

《统计研究》来稿规定

为实现科学化编辑手段,提高编辑效率,特恳请来稿作者注意以下事项:

1. 来稿应附300字节以内的英文内容提要,如作者无能力撰写英文内容提要,中文亦可(200字以内)。
2. 来稿应附参考文献及作者简介。其中作者简介应包括:作者姓名、性别、年龄、毕业于何所学校、获得何种学位、现就职单位、现职务或职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3. 为节约排版时间,本刊特别欢迎作者寄送计算机软盘(并附一份计算机打印稿),Word或WPS均可。
4. 来稿如为手工撰写,应一律用标准稿纸(20×20=

400或20×15=300),字体要端正清楚,每格一字,每一标点符号也占一格,勿用自造字和繁体字。本刊拒收油印稿。

5. 文中段落序号请参阅各期《统计研究》为准,切忌使用“i、ii、iii”或其他英文字母或罗马字母作为段落序号。

6. 文中公式应居中书写,文中引用某一公式时,公式序号应为“式(1)”,而不应为“1式”、“一式”或“(1)式”等其他公式序号。

7. 本刊拒登其他报刊已刊载的稿件。

8. 来稿字数最好在5000字以内,最多不得超过8000字。

9. 其他事项请参阅以前各期《统计研究》的《来稿须知》。